

随笔

# 称呼问题

郭法章

当过兵的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新兵时谁都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新兵蛋子”。如果你入伍才刚刚一年，比你晚入伍的新兵直呼你“小李”或“小王”，心里就老大不乐意，马上会拉下脸来，训斥对方：你个新兵蛋子，在老兵面前充什么大啊！尽管你仅仅比他多当了几个月的兵。如果有人见面称呼你“老李”或“老王”，你的胸脯便会挺得很高，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好像捡了一个天大的面子，自我感觉真的就是一名老兵了。

部队历来讲究严谨，见了副连长不能称之为“连长”，副字万万不能去掉，一点儿也马虎不得。这大抵是因为战争的需要，称呼一定要准确无误，否则传达命令时容易乱套。而地方则不同了，见到一位副职，一般都要把前面那个“副”字去掉，如果你仍然傻乎乎地称他为“某副×长”，肚量大的也许不会在意，碰到肚量小的则很有可能心里极不舒服，有时甚至会记恨你一辈子。一位朋友一次陪领导喝酒，一时把持不住喝高了，竟然歪歪扭扭地走到领导面前，拍着领导的肩膀直呼“哥们儿”，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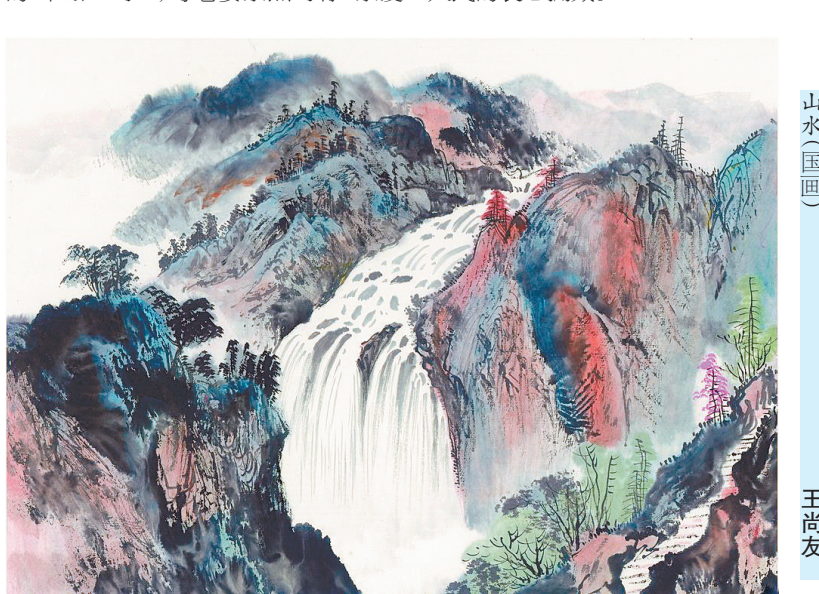
称呼有时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西

风东渐，对女性的称谓由时兴了几十年的“同志”改为“小姐”，“小姐”称呼方兴未艾，“同志”一词逐渐淡出，后来竟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方认为，“小姐”一词卷土重来，是封建残余的死灰复燃，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某些重大原则问题的是非混淆和黑白颠倒，是政治思想的模糊，这是件大事，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另一方则认为，“同志”一词内涵太窄，且与“左”有点血缘关系，太有人情味，已不适用于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也没辩出个青红皂白来。谁知到了今天，“同志”和“小姐”竟然发生了质变，“同志”成了同性恋者的代名词，“小姐”则与青楼女子挂上了钩。据说有一人到了一家酒店，直呼服务员为“小姐”，服务员不禁红脸大怒：“你娘才是小姐！”弄得这位客人好不尴尬！

有一青年向一位老者询问“到某村还有多远？”时毫无礼貌地用“哎”字打招呼。老者生气地回答年轻人：离某某村还有五十杖！小伙子不解：怎么你们这里不论里论文（杖）啊！老人回答：像你这样不论礼（里）的人就应该挨拐杖！小伙子这才恍然大悟，连连赔礼道歉。看来称呼问题也关系到一个人的文明素养。

现在是文化多元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中，称呼似乎也多元化起来。有的人

称领导为“老板”，好像上级与下级成了雇佣关系；还有称“掌柜的”、“东家”，显得不伦不类；更有企业的员工称上司为“老大”，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到了黑社会。古代女人称自己的丈夫为“相公”、“官人”、“郎君”，到了近代称“先生”、“爱人”，现在流行称“老公”，但据有人考证，“老公”一词最初的含意却是太监。又有哪个女人希望自己的丈夫成为太监？男人对妻子的称谓更是花样百出：军队里叫“家属”，庄稼汉称“婆姨”，有修养的称“太太”，没文化的叫“老婆”，年轻人叫“媳妇”，老头子叫“老伴”，喝过洋墨水的称“达令”，土生土长的叫“那口子”，对老婆亲热时称“亲爱的”，对老婆厌恶时叫“那娘们”……



山水(国画) 王尚发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 老伴

贾洪涛 (外一首)

岁月侵蚀掉了当初的容颜  
曾经的魅力化为今天的老丑  
不指望彼此携手白头  
只相信有你就不怕倾其所有

听你絮叨我听而不闻  
嫁给我后悔你唠叨不够  
否则难以寻找什么新鲜内容  
权作为彼此存在的理由

共同搭建的小屋已经难以寻觅  
抚育的小鸟栖息在远处的枝头  
走过岁月走不出彼此  
蹒跚半步都有半步的等候

当季节的和风又轻扬起婀娜的垂柳  
想到当初也曾有豪气柔情荡漾心头  
风雨都走过就迎接晚霞的灿烂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彼此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携手  
彼此读累了的时候不想分手  
新声的节拍都做相互迎合  
此时最怕的是有谁先走

野人谷，在伏牛山的一端。  
我们抵达的时候虽是秋季，但红  
叶还没有布满山野。放眼望去，  
四周是葱茏的山，山不高，空旷，  
疏朗，深邃，视线可以投得很远  
很远，有人说被无限牵往远处。

山不高，大抵因为有野人之  
类和大贤老子隐居的传说，望眼  
处杂树横生，丛丛茅草，着实让  
人感觉有些荒芜和杂乱。但传闻  
归传闻，抵挡不住的是游玩的心  
。沿着蜿蜒的山径向山深处  
挺进，杂树掩映，悬崖峭壁，扑面  
而来的是凉爽的风。清风徐来，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更多的是一  
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或一团一团  
的小山花。它们在微风中俯仰  
着，茎显得坚韧而苍老，没有宽  
阔的叶子，就在这一簇一簇瘦叶  
下生长自己的根须，本能地去寻找  
那不被觉察的石缝。石缝间的  
它们，石头底下探出头的它们，

和质朴。仿佛只是无意之间，你  
才发觉路的两侧多是苍郁的柞木  
，鲜绿的松树、黄栌和没有被  
霜浸红的枫树，横斜斜出，重重  
叠叠。树下是棵棵灌木丛，相  
依相偎，蓬蓬勃勃，点缀着山  
野。沟沟壑壑之上，